

洛城随想>>>

仰望白园

□庄学

我崇敬白居易，所以仰望白园；我是白居易的粉丝，所以我称呼白居易为“白爷”。

仰望白园，是因为白园的高度需要人们来仰望。凡是到过龙门的人，都要东望白园。白园就在香山上，白爷的墓就在香山上一个瞩目的位置，不由得你不仰望。仰望白园，是因为白爷的诗词充满悲悯人生关注底层的情怀。

为了民众能够读懂，白爷的诗歌用典节制，用词戒生僻，读他的诗犹如进入一座不设防的宫殿，谁都可以触摸、流连，“童子解吟《长恨》曲，胡儿能唱《琵琶》篇”，所以白爷的诗歌不仅在国内流传广泛，还声名远播朝鲜和日本。白爷是大唐时期最懂得诗歌的功能及韵味的：诗歌就是让人看的，让大多数人看的。

白爷的父亲好赖是“世敦儒业”的中小官僚，所以白爷大小也是个干部子弟。可是白爷身上没有干部子弟所固有的毛病：声色犬马，浮躁华丽，唯我独尊，不事稼穡。白爷一定是蹲在街头与卖炭的老汉有过交流，一定是在街边观察了许久，所以在白爷的《卖炭翁》中看到是“满面尘灰烟火色，两鬓苍苍十指黑”的卖炭翁，是寒冬腊月单衣单衫的老者，将心比心地想到他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，怜悯同情之心跃然纸上。白爷也一定是在炎炎烈日之下来到田野，一睹农人抢收抢种的艰辛，才有了《观刈麦》中真情备至的描写与反思。白爷看到的是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”，看到的是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艰苦生产环境。他见贫妇抱子拾遗穗，再闻农人言，即产生了反思：“今我何功德，曾不事农桑。吏禄三百石，岁晏有余粮。”这样的干部子弟少了纨绔之气，这样的文人诗人多了观察社会反映现实的视角，才能够有这样的思考。这种反思，甚至时时在警醒着千百年后的“公仆”们。

然而，当时社会还有所谓上层人士的“轻肥”。那些睥睨天下的宠儿们“意气骄满路，鞍马光照尘”、“夸赴军中宴，走马去如云”，宴席上“饔饔溢九酝，水陆罗八珍。果擘洞庭橘，脍切天池鳞”，民脂民膏滋养了这些达官贵人，此时白爷的心里是何等痛苦！“是岁江南旱，衢州人食人”，无声的愤怒与鞭挞凛然有声。现实磨炼着诗人，诗人锤炼着现实，进而，才有了他后来达到诗歌之巅的《琵琶行》与《长恨歌》。是为幸，是为不幸？！

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和高度，兼济世而后独善其身，那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白爷不好好做官，以个人的影响和手中的笔，老是整点儿领导不高兴的事而闹得满城风雨，遭贬是必然的。遭贬是件烦恼的事情，可是白爷不断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，不甘沉沦颓废，除了不断地以诗言志外，还时刻记着为民做点好事。白爷被贬到杭州，发现百姓吃水困难，遂筑堤蓄水引水，开发“六井”，为民留下一项实实在在的政绩工程。虽“白堤”的原址已不复存在，但百姓仍将西湖边上的一道堤称为“白堤”来纪念白爷，“白堤”便成为一通高大的无字碑。

仰望白园，是因为白爷对诗歌独到的理解。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当许多诗人文人在拍马屁写宫廷诗、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吟诵周章的时候，白爷却在感叹时世悲怜天下。白爷曾经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其辞质而径，欲见之者易谕也；其言直而切，欲闻之者深诫也；其事核而实，使采之者传信也；其体顺而肆，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。”

好诗耐读，并不是让人读不懂。这样浅显的道理白爷在一千多年前就明白了，可是现在仍然有许多诗歌被整得一般人看不懂，还要靠裸体或出怪招去推介，白爷地下有知是不是要大笑三声呢？

仰望白园，怀念白爷，生生不息！

生活手记>>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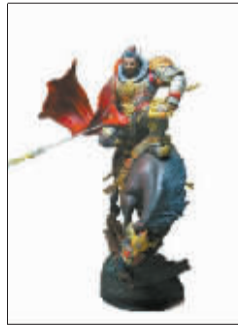
习惯在这世上，有好坏之分，好习惯是不容易丢掉的优点，不管带到哪里，都会讨人喜欢。

笔走偏锋>>>



把书“倒过来”看会有另一种心境，无形之中也许就忽略了故事的冗长、情节的繁杂、命运的坎坷，因为自己早已知道了结局的美好。

闲读偶记>>>



陕西岐山县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张飞手书“立马铭”碑石原拓，用笔丰满遒劲，气势刚健凝重，不失为上乘之作。

习惯

□东冉

习惯是挺有意思的东西。

有一个人，在酒店做了大半辈子的洗碗工，有一次，他朋友的儿子结婚，请他赴宴，吃饱喝足后，客人基本走光，却独不见他的影子。后来朋友在厨房找到了他，让朋友哭笑不得的是，老先生正在聚精会神地洗碗呢。看来，长时间地重复一种行为，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种本能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习惯。

习惯在这世上，有好坏之分；好习惯有益于社会环境，坏习惯则反之。

我们经常读一些见义勇为者的报道，在这些报道里，经常会有主人公自小就爱打抱不平的事例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见义勇为者之所以见义勇为，是因为一种自小养成的习惯所驱使。

20世纪70年代，城里的住宅楼很少，家家户户多居于大院或胡同。当时我家住在一条

有着十几户人家的胡同里，我们的邻居是一对姓林的夫妻，他们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，叫虎子。几乎每天清晨，虎子都要被他爸妈叫起来，拿着扫帚从胡同里扫到胡同外。胡同因此数年如一日保持着整洁，大家也对虎子一家敬重有加，对虎子更是赞不绝口。

虎子高中毕业后去了东营胜利油田工作。去年我因公去东营出差，想起了虎子，就顺便去看看他。在他家里，我首先看到墙上挂着的、桌上摆着的，都是“社区先进”一类的奖状及奖品。虎子笑着说：“这不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嘛。如今住楼房，没有地可扫了，手又痒痒怎么办呢？只好扫楼下的院子了。”

虎子的妻子也说：“俺家虎子就为这扫地的事儿，赚了一片好人缘呢。”

看来，好习惯是不容易丢掉的优点，不管带到哪里，都会讨人喜欢。

把书“倒过来”看

□周毅

儿时，我对小人书感兴趣。书中人物的命运强烈地吸引着我，总希望“英雄”千万别牺牲，“坏蛋”早点儿被枪毙。于是，每次翻看小人书，内心总是很焦急：“特务”到底是谁？“好人”怎么又受伤了？解放军大部队什么时候才能赶到？

有一次，看着看着，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“煎熬”，干脆将书翻到最后几页：啊，太精彩啦！一次彻底的大胜利，一个完美的大结局。后来，再看小人书，我无形中养成了一个习惯：先看结局，再“回头”看故事情节，心情一下子放松了许多。

长大后，我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，读小说、看故事总是先翻到最后一章，租来的连续剧碟片也是先把最后一集放入DVD机，看完结局再从开头开始慢慢地欣赏，虽然少了些许悬念和期盼，却换来了另一种心情：轻松、愉快。

这种把书“倒过来”看的习惯甚至渗透到

了我的生活和工作中。每当定下一个目标或是接受一项新任务时，我总是先设想结局，尽可能地吧结果想象得美好些、再美好些——如同出征前的唐僧幻想取到“真经”后的喜悦，然后再开始“行动”。行动的过程中，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、坎坷、艰辛，但一想到那个无与伦比的“美好结局”，就有了无穷的动力，心情忽地轻松下来，再大的压力、再多的磨难，仿佛都变成了悟空金箍棒下的“妖怪”而不堪一击了。

把书“倒过来”看会有另一种心境，无形之中也许就忽略了故事的冗长、情节的繁杂、命运的坎坷，因为自己早已知道了结局的美好。生活和事业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当把辉煌的将来和巨大的成功先“摄入”大脑并时刻“装在”心中，或许前进途中的痛苦、困惑、波折、危难不经意间会“缩小”许多。退一万步说，即使最终未达到既定的目标，但奋斗的过程会快乐一些，挫败感也可能随之减轻。

张飞其实是个文化人

□高冬梅

曰：“关侯讽左氏，车骑更工书。文武趣虽别，古人尝有余。横矛思腕力，篆象恐难如。”刘备称帝之初，封张飞为“车骑将军”，文中的“车骑”指的就是张飞，“篆”是指魏国书法家钟繇，“象”则是指吴国书法家皇象。可能这位吴镇是张飞的铁杆粉丝，给予张飞书法的评价极高。吴镇诗的最后一句意思是：以张飞那种舞动丈八长矛的腕力，写出的字肯定不得了，恐怕钟繇和皇象这样的书法大家都不如他。

明代曹学佺《蜀中名胜记》中载，顺庆府渠县八蒙山，山下有一石，石上题有两行隶书大字：“汉将张飞率精卒万人破贼首张郃，立马勒石。”说的是张飞以少胜多，战胜魏国名将张郃的事情。这块刻石被称作“八蒙摩崖”或“桓侯戈书”。陕西岐山县博物馆收藏了一幅张飞手书“立马铭”碑石原拓，用笔丰满遒劲，气势刚健凝重，不失为上乘之作。

在打败张郃后，张飞率部游览真多山，诗兴大发，写下了《真多山游记》：“王方平采药此山，重子歌玉泸山涧。雪，住宿方行。”19个字的游记，情景交融，言简意深，可见张飞的文学底蕴也很深厚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。